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家記六

論孝經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天之不可以俄而度如彼地之不可俄而測又如彼而民何以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自膝下嬉嬉皆知愛其親愛其親之心曰孝是愛其親之心吾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而無原執之而無

體用之而不可既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洞焉通焉廣大而無際天之所以健行而不息者乃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以博載而化生者乃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以明者乃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以代謝者乃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之間者乃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果吾之所自有也人皆有之而自省自信者寡也志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兄敬兄即愛親之心也壯而事君無不知忠於君忠於君之心即事親之心也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及其臨民博施之心又不期於生而自生即愛其親之心也此無二心也無二道也泛焉應酬縱焉交錯愛敬互興哀喜怒樂無二心也無二道也仁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履此謂之禮樂此謂之樂知此謂之知古人以禮言之故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又以哀樂言之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此即天之經也此即地之義也謂民之則之非則乎彼也昏昏者滿天下不可不以漸通也漸以通之庶乎其聽也明目不可見傾耳不可聞所以告子

夏非以告衆人也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不敢惡於人者此也不敢慢於人者此也在上不驕者此也制節謹度者此也不敢服非先王之法服者此也不敢道非法之言者此也不敢行非法之行者此也愛於母敬於君而兼敬愛於父者此也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此也是三卜之所同也人性之所自有也人性之所自有而爲悖爲亂者動於意而昏也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絶其昏亂之萌也意欲不

作清明和融爲愛敬爲博愛爲敬讓爲不敢爲不驕不溢爲德義爲禮樂爲不敢遺小國之臣爲不敢侮鰥寡爲不敢失於臣妾爲不敢從父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爲補君之過爲哭不偃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爲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物似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光明如此由此謂之正學失此謂之僞學而章句陋儒取孔子所與曾子之書妄以己意增

益之曰開宗明義章曰天子章曰諸侯章取混然一貫之旨而分裂之又刊落古文閨門一節破碎大道相與妄論於迷惑之中而不自知此惟心通內明乃克決擇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事親之道即事君事長之道即慈幼之道即應事接物之道即天地生成之道即日月四時之道即鬼神之道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六合之間一而已矣曰天曰地曰神曰鬼神其名殊其實同惟同故無不通無所不應自私自蔽始隔始離私去蔽開通應如故見訓語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人咸以身體髮膚為己不知受之於父母孔子於是破其私有之窟宅而復其本心之大公人莫切於己莫愛於己因其愛己而啓之以受之父母則愛出於公因其不肯毀傷而轉曰不敢則公而不私因而不拂聖人循循善誘發明人心本有

之道德行之以立其身則身為公罷而不私名揚於後以顯父母則名為公名而不私夫人之所以失其道者私而已矣以此大公至孝之心而事君無二道也言事君所以明此心之通又引大雅念祖自父母而通之於祖亦明此心之通無念念也聿語助也 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此心虛明變化至和至順為孝為弟為悖為愛無一點己私置其中如春風如和氣如簫韶九成之音可言而不可盡焉至矣簡每誦此章每每樂生亦如春風和氣油然動於中而自不能喻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其親安鬼享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灼知其可致聖人非虛言斯道天地同之四時鬼神從之宜四國順之 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

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兄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順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普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愛敬父母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變化孔子循循善誘姑以類言父天母地明猶察也謂曉達也明王之事父母孝異乎未明者之孝未明者之孝雖孝而未通故於事天不明其天事地不明其地不特不明其天地亦不明其父母雖知父母之情意不知父母之正性人惟不自明己之正性故亦不明父母之正性亦不明天地之性人皆曰我惟知父母不知天地此不知道者之言明者觀之父母即天地人生而執己私起意彼此牢不可解一日醒覺吾性清明廣大無際無畔誠不見其有天地之殊苟未明通則事父母實不識父母況能事天地孝子之心即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於天地明察則神明彰著融一無間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天子祀乎明堂釋奠先老有尊也言有父也食三老五更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至孝之發用即天地之變化也致敬於宗廟鬼神實在實著融明靜虛是謂孝弟之

至道心見諸事親謂之孝見諸事長謂之弟渾然神明本無間隔如日月之光光于四海而非思非為無所不通引詩為證所以無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之心同此道心故默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此道至神無所不通故也見訓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三

家記七　論大學中庸

言有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足以深入學者之意其流毒淪肌膚浹骨髓未易遽拔者正以其與學者心術之病同故合夫學者心術之中其潔清無滓濁者寡矣孔子誨仲由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學者以不知為知者往往如是蓋其用力之久積學之深自以為窮高極遠茂以加此惟無詰焉詰則必窮否則好已勝而已矣其中心亦豈能洞焉而無少留阻自近世二程尊信大學之書而學者靡然從之伊川固出明道下明

道入德矣而尤不能無阻惟不能無阻故無以識是書之疵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判身與心而離之病已露矣猶未著白至於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噫何其支也孔子無此言顏曾亦無此言孟子亦無此言孔子曰忠信曾子曰忠恕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他日又曰仁人心也未嘗於心之外起故作意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曰而勿正心豈於心之外必誠其意誠意之外又欲致知致知之外又欲格物哉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為毒又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孔子臨事而懼作易者其有憂患好賢樂善何所不可而惡之也是安知夫恐懼好惡憂患乃正性之變化而未始或動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孔子謂心莫知其鄉而此必曰在正云者正意象之凝結孔子所以止絕學者之意者謂是類也又曰在至於至善夫所謂至善即明德之別稱非有二物而又加止於之意焉曰安女止非外加止於之意也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渾然圓實初無心外作意之態也而大學於是又繼之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大禹之安止文王之敬止豈頑然無用之止哉其見於事親曰孝見於與子曰慈發於博愛曰仁見於恭曰敬而此曰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何其局而不通也又曰無所不用其極是又意說也致學於性外積意而為道異乎子思無入而不自得矣胡不觀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乎箕子之言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論極如箕子誠足以發揮人心之極矣蓋人心即道作好焉始失其道作惡焉始失其道微作意焉輒偏輒黨始為非道所以明人心之本善所以明起意之為害而大學之書則不然曰無所不用其極曰止於至善曰必正其心曰必誠其意反以作意為善反蔽人心本有之善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又曰道盛德至德可以言至也道不可以言盛也於道言盛是又積意之所加而非本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吁此膏肓之病也道亦曷嘗有淺深有次第哉淺深次第學者

入道自為是不同耳是人也非道也學者學道奚必一一皆同而欲以律天下萬世無益於明道而反壅之道無淺深無次第而反裂之人心自直自一自無他顧作而起之取而鑿之豈特大學之士不可以是告之雖小學亦不可以是亂之也小學雖未壯其良心固未斲喪也作是書者固將以啓佑後學非欲以亂後學而學者讀之愈積其意愈植其山逕之茅愈喪其正也孔子大聖其啓佑學者當有造化之功而三千之徒猶尚勤聖人諄諄絕四之誨有意態者則絕之曰毋意有必如此必不如此者又絕之曰毋必有固執而不通者絕之曰毋固其胷中隱然有我者存則又絕之曰毋我如是者不勝其衆故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則學者難乎脫是四者自古則然而況後世乎然則無訝乎大學之書盛行于今未聞有指其疵者不可不論也

先生曰某少年不知禮記多非聖人語甚喜大學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覺却於此章知非知道者所作夫忿懥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若以威武恐懼則不可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而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如為貧而憂患失而憂

則不可若憂其不如舜或憂慮國家則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滅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毫髮非禮處故大學無子曰者非聖人之言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道性善心未始不正何用正其心又何用誠其意又何須格物見

誨語

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吁作大學者其學亦陋矣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慎獨之學哉苟不如此則遂可以爲慎獨乎疎略亦甚矣學道者固知此乎簡少時不知大學非聖人語甚喜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有覺却於此章知其非知道者作夫忿懥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特不可屈於威武而恐懼爾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而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而爲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道憂國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靜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非禮處故知大學非聖人之言益可驗者篇端無子曰二字

中庸不偏不倚之謂洪範曰無偏無陂無黨無偏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學者往往以中為實體而致意焉則有所倚倚即偏非中也堯舜允執厥中亦不過不偏不倚耳意微動則偏倚即謂不中既曰中矣而又曰庸何也至哉聖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庸常也中道初不深遠不過庸常而已而智者自過之愚者又自不及賢者自過之不肖者又自不及切實言之曰庸常而已矣又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明其初無奇也所謂視者是也所謂聽者是也所謂言者是也所謂動者是也所謂心思者是也其有不思之時不言不動不視不聽之時亦是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而人自不知自不信如終日懷玉而索諸人此喻猶未切也正猶孩提未辨寒暖終日流汗而曰寒也人日用此道而自不知何以異此及其省也其言常言也其行常行也不必加微意焉不必損微意焉而渾渾融融蕩蕩平平皜皜之妙我所自有雖終日思慮而如不思慮也雖終日云為而如不云為也似動而未嘗遷也似靜而未嘗止也是妙也惟覺者自知而不可以語人雖強言之終不可以盡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見訓語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未嘗如此分裂子思何爲如此分裂此乃學者自起如此意見吾本心未嘗有此意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豈曰此吾之中也謂此爲中則已發之於意矣非未發也及喜怒哀樂之發也豈曰吾今發而中節也發則即發中則即中皆不容私大本達道亦皆學者徐立此名吾心本無此名學者放逸馳騖於心外自起藩籬自起限域孔門惟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分裂也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吾心渾然無涯畔無本末其未發也吾不知其未發其既發也吾不知其既發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知則失帝則矣事親事君非無知也應物從事非無知也周公仰而思之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無知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油然而生忽然而止生不知所生而是非自明利害自辨止不知所止止無其所止無其事如此而知猶無知也如此而爲猶無爲也子思覺焉而未大通者也其卒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又分裂之意也孔子之言則不然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明乎孝即天之經地之義未嘗分本末也又曰哀樂相

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即哀樂而發明其至未嘗外哀樂而發明其至也衆人自以爲哀樂之可見可聞也孔子則以爲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惟洞達者知之未至於洞達者終疑也

汲古問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見海語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學者自昏誤求之外愚不肖罔然不自知固爲不及賢智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天下自古人心不失之不及即失之過故爲之屢言再歎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知者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意中而加之意或有動之意或有靜之意或有難之意或有易之意或有多之意或有寡之意或有實之意或有虛之意或有精之意或有粗之意或有古之意

或有今之意或有大之意或有小之意意態萬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絶羣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絶四毋意必毋固毋我必如此必不如此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衣我衣飲食我飲食儼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吾心虛明牢執氣血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焉而不省其妄雖賢雖智難逃四者惟顏子自知其受病之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自知欲從之意去道猶遠至於三月不違仁則脫此患矣默省寂然不動之妙何思何慮自清自明何高何堅無勞鑽仰何今何曩無體無意夫如是故三月如一日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融又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道此道可以默識而不可深思可以略言而不可詳議自省自信則終日思爲而未嘗或動未省未信則終日靜默而未嘗少閑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愚則同一明一昏聖愚斯異此誠非告語之所及也雖以孔子之聖亦未如之何已故良久而復歎曰道其不行已夫若夫於行言知愚

於明言賢不肖者正以明夫行即明明即行今夫人之所以不行道者以其不明也是明也不以思是行也不以爲不思即不爲明循强名而況於行乎此又非告語之所及見訓語

先生曰孔子謂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汝以爲何如汲古對云子路問强未明孔子何以如此荅先生曰矯者欲明故罔然無知既知而不學不能行其所知則危矣即入小人之域書云人心惟危起意爲人心又曰不起意非謂都不理事凡作事只要合理君起私意則不可如事親從兄治家接物若子哭顏淵慟與見其過而内自

訟此是云爲變化非起意惟覺者自知汲古對曰不起意便是君子坦蕩蕩而無一毫之累若起意則是小人長戚戚而無片時寧一先生曰是見誨語

或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知也程正叔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至纖息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何言之淺若此衆人皆能知之予思之分精粗裂本末知者獨得議之正叔不必論矣然而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耳

汲古問中庸云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

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謂天地至大而有所憾者以祁寒暑雨之失中也君子之道中正不倚是以大而無或過故天下莫能破此說是否老生曰天地未離乎形君子足以範圍之也老生曰程明道謂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誠有此也又謂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此言善見誨語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爲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人以道爲遠則求道於心外不免於有所爲道在我而求諸彼道不俟於爲而求諸爲夫是以愈求愈遠愈爲愈遠萬古之學者其蔽一也舜曰道心明心即道易曰日用奚俟復求棄心而之外棄道而入意意慮紛然有作有爲而益昏益妄矣至於昏妄是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至近而自以爲遠自有而自不認其有夫其所以不自知者昏也所以昏者動乎意也如水焉撓之斯濁矣不動乎意則本清本明之性自不昏矣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而自不亂矣心無質體無限量而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矣此無俟乎辨析而知之本如此也自覺自

信匪思匪爲孔子深惜夫中庸平易之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意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然而舊習難於遽消有過不可不改則亦不爲而已乎故孔子於是又曰改而止有過則改如有病則加之藥病去則藥可止人欲已盡則用力可止見訓語

慈湖先生遺書之十三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四

家記八　論孟子　諸子

孟子言舜傳說膠隔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止說孟子之學而非所以言舜精一之學非傳說厥德脩罔覺之旨也

孟子謂伊尹治亦進亂亦進未當伊尹之心徒以就湯就桀之迹言之爾夫伊尹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雖湯再使人聘之未爲之起豈治亦進亂亦進意度哉無非惟義之從爾

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夫人廣大與天地同體惟自乳椎桔束於氣血形骸之中失其本体之大孟子既明固有之心漸復本體之廣大故蔽漸脫體漸明廣大漸著孟子明見廣大漸著之體無以名言之曰是殆吾氣之浩然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然而非的也性體本大因蔽而小復因蔽去而大其實復我本有之大耳非體有消長也自人物言之謂之性自人物萬化莫不由之而言謂之道自其絪縕和育發達言之謂之氣自其萬事各有宜謂之義自其惻隱謂之仁自其恭敬謂之禮自其誠實謂之忠信其實一物特所從言之異非果有紛紛實殊本不可同之體也鑑中之氣水中之形性中之變化有小有大有消有長有動有靜有實有虛有多有寡有異有同變態萬狀不可勝窮而實一性也一貫也凡是皆人性所自有惟衆人蔽之君子明之其蔽也似無其明也似有非衆人本無也

孟子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即義不可言與氣即道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豈有自覺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

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即道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彼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動揺也不覺其未始動揺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偽也此不可不明辯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孟子此論足以開明人心學者之蔽二智與故而已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莊周則云則知孟子之時智故兩言聯稱通義率以為常故孟子於此始言故忽繼之以智不患乎人莫之曉千載之下時移事改言語浸差學者罕言智故故莫之曉不知孟子之時以為常談故者事故智者智慮易天傳曰無思也無為也為即故思即智學者之蔽非思則為非智則故言其不出於此即出於彼其蔽同其受病之源同故學者常言智故不以為異此二者足以盡天下萬古學者之蔽矣此道坦然不假思索不勞作為人性自善人性自明人性自具仁義禮智自具萬善何必他求何必更思何必更為故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

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何假思爲不屬智故天下之言性者則異於是矣其所言者必有故焉必用智焉或有利心心有所欲之謂利自善性流出順達而無阻滯無支離則無思也自仁自義自禮自智何故之有何作爲之有何更以智爲何更以思慮爲然孟子所以惡夫智者惡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滌九川疏萬水八年於外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勤勞多事如此而孟子以爲行其所無事者禹曰安汝止安汝止者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不屬智故也雖思而不支雖爲而不離也是以日應無窮之事如無一事也惑而遂通而無思無爲也禹之智如此雖曰智猶未嘗用智智有邪正有小大有是非故孟子於此致其議至於故之爲言則斷不可以爲性不必致議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雖千歲之日南至北至善曆者可以坐測而籌之殊不難惟此乃言性也非故也故不可以故言之舉天下無逃於智故是以舉天下皆不知性孟子所以每言必稱堯舜者以天下不知人之性善故率以堯舜爲不可及率墮於

智故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是心與天地同功用與四時同變通喜怒哀樂無不中乎道則亦更何求也惟蔽於物而動其心於是始放而之他矣故於是貴於求然人心至於放鮮有如所以求之者彼且以爲爲悖亂爲奸許爲淫佚爲暴酷者吾之本心然也一旦欲使之勿如此遂有束縛迫急之患則曰殆不若姑縱之而聊以自適也不知此心之放於外離乎我而逐乎物者之矣心則然吾本心何嘗如此哉知吾本心廣大虛明直方綱健外物舉不可入其門則苟求之固在我矣亦何憚惟其不知也故天下之爲小人者舉不可深罪人孰不欲爲君子爲善人不知吾心之本善也不知乍見孺子將入井其怵惕惻隱之心即吾本心也不知徐行後長者之心即吾所自有之良心亦堯舜之心也既不知吾良心本若此坦易或求之則又苦迫而求之他既求之他則無斯須安者其必至之

勢也

孟子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配義與道與存心養性之說同孔子未嘗有此論惟曰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未嘗分裂本末未嘗循殊名而失一貫之實也又唯曰吾有知乎哉而已曰何有於我哉而已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而已曰志氣塞乎天地而已蓋曰志曰氣曰義曰道曰心曰性曰哀曰樂曰忠信曰篤敬名殊而實一明者觀之渾然寂然本不可以名言聖人因人言而隨之言人旨未嘗判裂此唯內明人通者知之雖小明而未大通猶蔽於旨噫學者生而習聞人言如是者謂之志如是者謂之氣如是者謂之義如是者謂之道如是者謂之性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喜怒哀樂牢不可解一旦告之未始不一之說其聽必惑唯自明者自知自信

孔子言志氣塞乎天地志氣亦天下之常言未嘗專指言氣也而孟子則專言乎氣矣孔子言塞乎天地不言曩小而今大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則言曩小而今大曩小而今大者意也氣之實未嘗曩小而今大也孔子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

無非教也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或曰天地或曰神氣或曰氣志或曰人物一物也一物而殊稱也或曰孝弟亦是物也或曰道義亦是物也或曰禮樂亦是物也故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範圍天地者此也發育萬物者此也安得曩小而今大也孟子據其所親歷而言惟覩曩之梏束誠覺其小今之開豁誠見其大不知渾然一貫之妙初無形氣之殊人自昏執人自狹小其蔽漸釋故覺漸大其實不然譬之鑑有塵翳之乃失其明漸去其塵其明浸廣非本明之有小大由去塵之有次第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無乃不敬乎又曰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此亦不敬聞之孝宗亦不以爲然

孟子謂楊子取爲我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爲也此非楊子本心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非取爲我惟不取不與各安於無事而已矣亦老子使民至老不相往來之意非大中至正之道人皆有道心皆有愛人利

物之心如天地之秦乃變化之神用而老子楊子欲絶滅之是猶未免於意必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此說如何汲古對曰此言人心操則存在此舍則失之所以出入無定處孟子引此說以明此心之不可失也先生曰孔子此言蓋謂操持則在此不操持而舍之則寂然無所有忽焉而出如思念外物外事則遠出直至于千萬里之外或窮九霄之上或深及九地之下忽焉而入如在乎吾身之中然而心無形體無形體則自然無方所故曰莫知其鄉言實無鄉域也聖人此句未嘗責操而賤舍孟子誤認其語每每有存心之說又有存神之說失之矣使果有所存則何以爲神見誨語

汲古問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若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何以攷之先生曰鄭康成謂周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此亦意說初無證驗雖云據詩春秋孟子亦不無疑魯宣十五年初稅畝言稅民夫自開闢零畝之田爾初不見其爲助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師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由是觀之雖周亦助

也孟子亦不過因詩而意之爾今攷周禮未見其有助法然則所謂雨我公田者殆官有閒田之屬役民以耕者作此詩爾周官化治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故詩有此先公後私之誠心役民歲不過三日互役之以治官田如合方氏尚同天下之數罷度量而乃行二法乎況無的然無疑之證大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幽王時詩非候國之詩不可以此證侯國之助法見誨語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老子之於道殆入焉而未大通者也動即靜靜即動動靜未殆不一貫何以致守爲何以復歸爲見訓語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語復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曰混曰復歸疵病大露混而爲一不知其本一也復歸於無物不知虛實之本一也老子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未悟古今之一也凡此惟大通者知之信之未大通者終不知終疑也此不可以思慮及也不可以言辭盡也曰有曰無曰動曰靜曰古曰今曰萬曰一名言之不同也皆者則云爾也老子又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體寂然何逝何反

學道而未通者自作此意度耳道不如是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動者道也靜者道也有者道也無者道也古者道也今者道也萬者道也一者道也孔子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異動靜有無古今萬一而爲殊也

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夫三才之道一而已矣而老子裂而四之其言法天法道法自然尤爲誣言瑕病尤著以他語驗之老子不可謂無得於道而猶有未盡焉爾

莊周寓言恢語良多仁義遽廬之論惟覩夫二未覩夫一也亦祖夫歸無之學而未大通者也周又曰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意說也曰不用曰寓皆意也又曰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又意說也未悟有無之一也又曰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是又惡動好靜陷溺之巨病也似廣大而實小也似高明而實卑也又妄謂顏子忘仁義忘禮樂生忘此乃老莊棄動趨靜之偏蔽而謂顏子亦然其言似高妙而未免於不一足以惑亂學者見訓語

孔子問禮於老聃恐非莊子所謂老聃者何以明之所言

絶不類也豈有與孔子議禮如此之詳而又以禮爲亂之首也莊子所言老聃皆痛絶仁義

莊子曰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莊周何其意態之多也孔子曰入孝出弟謹信汎愛未嘗有意度也莊子鑿空爲有又屈曲其蹊又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有德者不如是也以爲不可奈何者非能安者也非真知命者也天命之妙不可以人爲參也曰天曰人非知天者也亦非知人者也天人一道也隨世而曰天曰人可也吾心實曰天曰人非也

莊子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曰不忘其所始又曰以無爲首是皆意慮之未息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未嘗有周之繁說也而萬世自莫得而闕之莊子又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又思慮之紛紛也是又樂死而厭生也樂死而厭生與貪生而懼死同桑戶之歌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以死爲反真以生爲不反真其梏於生死又如此豈若孔子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明乎生死之一也莊子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言無物之妙矣茲又守形陋矣又自予盾矣

子思子之書載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交鱼不敏

竊慕下風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嗚呼是殆非子思之言也夫道一而已矣君以此使臣臣以此事君公子以此爲公子士以此爲士一也今異而言之無乃不可乎況乎明否臧立規檢矜持務外非由中而生者是殆非子思之言也不然則子思之學陋甚矣何以能作中庸中庸雖不無瑕病不至如此蔽陋之甚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子思年十六而辱宋大夫樂朝幾不免曾子亦謂其有傲世主之心老莱子亦言其性大剛而傲不肖然則子思亦未能無我矣惟未能無我故中庸之書亦不能無意孔子每戒學者曰毋意又曰毋我

予自徵覺而已深疑子思之言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以予所覺心中初無淺深前後精粗之異而子思異之殊覺其礙此乃予未覺之日所見既覺則無是見也乃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若孔子之言若

合符契而子思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殆須臾離也不當言不可不可云者乃以意爲之孔子所以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爲是類也

自孔子歿而大道不明自曾子歿而道滋不明孟子正矣而猶疏荀卿勤矣而愈遠董仲舒號漢儒宗而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佑嗚呼異乎孔子之言道矣自知道者觀之惟有嗟憫而自漢以來士大夫學識畧同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由戶爲喻爾何莫由斯正實無瑕仲舒支離屈曲不知仁義禮樂乃道之異名而以具言則離之矣不知仁義禮智信皆人心所自有不假脩飭皐陶謨愼厥身修思永修其永永不變者仲舒所言修飭能永乎仲舒曰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禹曰安女止謂人性本靜止安之不動而已矣何以設爲文王不識不知何以設爲孟子道性善又仲之所未知也以此事君乃反汨亂其君本有之德陛諸儒雜說蕪論所至如是能知其非者有幾就有知其非者又不得行其道於天下而欲望復見三代之治難矣

仲舒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吁咈哉道無本末何出何入天者即此道之健行清明者也而仲舒離而為二舜誅四凶亦救弊矣初不害於三聖之一道誣言曲說今學者靡然從之道何由而明人心何由而復于正

王道之學陋甚其言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恩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通之安至此殆不足辯惟其羣弟子宦達尊稱其師書行于世其言亦足以惑亂學者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奚特聖人三才一貫也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鬼神之會又曰人者天地之心而通曰遠則冥諸心是誣聖人也又於心外復求理復求天是自誣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說卦之文未嘗繫之子曰則知非孔子之言也曰窮理曰盡性使明者言之辭旨承連自無瑕病而通分裂如此良可笑也通又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杜淹問藏之之說通曰泯其迹閟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通之陋

至於此今有司每出題於其書以試舉子又時文習尚順題罕有駁議而通之書依倣聖言竊取其近似而實非也學者多爲所欺故靡然從之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而通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孟子曰仁人心也通之病蔽甚著孔子雖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大畧明人之不遠耳欲之爲言亦常言初無深用思慮之意通不會聖人之旨倣而言之自謂無悖矣不知氷炭之不同也又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通乃倣易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遂妄意仁義爲非道妄意禮樂出於仁義之下不知仁義禮樂乃道德之異名先王順道而行非能有所作而次第之也繼善之言大傳不繫之子曰之下則非孔子之言也通又曰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霍光陰妻邪謀非忠也劉備受劉璋賓客之禮而反目奪之亮輔之又立同姓之婦爲后此何心也霍葛誠有他善可愛可敬而王道槩取之則不可也房玄齡杜如晦傳其學輔太宗殺建成元吉亂巢妃亦通此等學術議論有以啓之也李密問王伯之畧通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此論正矣惟餘論則駁滋惑後世不得已致辯

道無窮無方學者自有淺深有不盡言孔子遇程子於途
與語悅之取其善者爾非盡與孔子同也程子名不號
子華子程子固曰仲尼天也本也何足以望夫子程子
曰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藏腑肝鬲吹噓吸引滋液
吐納無非道也斯言善矣其曰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
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貞剖割斯則
蔽矣夫太貞者道之異名爾可得言剖割道一以貫孔
子猶欲無言而況於本無可言之中而強裂初始元玄
四者之名其曰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未見其
庇也而繼曰曰其然也意狀可覩已而又曰然不然也

然乎然不然乎不然言雖似深實積意說又曰吾亦不
知所以然也此庶幾矣猶有所倚也其之齊知齊國大
倉答景公之問一本諸道深知非道無以已亂也善矣
列子道壺丘子林之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
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陰
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疑獨其道不可窮壺丘之言
似實而非夫天下氣化物理一貫無二而壺裂而二之
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
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之言實理也明乎此
則壺丘之蔽可觀矣陰陽四時生化皆不可見不可聞

也即不生不化者也皆非有無所可言也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列子雖能御風而行乃清虛之功其於道則未也物物皆全心心皆全列子知異而不知同不知一以貫之之妙

聖學之不傳學者之過也學者之過在於不求之心而求之名也此心之中孝弟忠信仁義禮智萬善畢備惟所欲用無非大道其見於事親則謂之孝見於從兄則謂之弟見於事君則謂之忠見於朋友則謂之信居家而見於夫婦則謂倡隨居鄉而見於長幼則為有序是心之發雖紛紜萬殊而非萬殊也一氣運而為四時其始達謂之春盛長謂之夏肅殺謂之秋冬時雖四而氣一也欽明文思一堯也溫良恭儉一夫子也今夫見孺子入井而怵惕隱惻者仁也及遇大賓則又陛降揖遜而為禮此時也豈一人而二心也耶嗟乎學者藩以私情蔀以小智絕聖人之大道昧人心之固有特異端邪說而欲立乎清虛無為之境吁可傷哉

荀卿子言性惡而自背馳聽訟兩詞不同靜聽久之而真情自露荀卿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其大畧篇則曰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夫不能去民之好義則人性之本善驗矣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曾看老莊之書否汲古對云老莊非聖之書
多害道特以聲律為習不容盡廢因問道體至大何所
不該老子四大之說似亦支離先生曰三才無二道老
子邦裂而四之如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尤為誣言意說瑕病尤多以他語驗之不可謂無得於
道惟其有蔽故猶有未盡

汲古問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不知其禮矣
而家語乃云夫子聞其通禮遂師之原而往師之又云問
禮於老聃先生曰聖人無常師師其是不師其非也先
生曰師者所以傳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啓吾心之所
自有也教者豈能於學者所自有之外別取一物而教
之耶亦使之復其所固有爾若使之不由其誠則所教
者皆外物無與學者事也故記曰今之教者使人不由
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汲古嘗見張橫渠云不盡材不由
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其材乃不誤人若曰
勉率而為之則豈由誠哉先生曰是

汲古問先儒謂董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此說如何先生曰董仲舒
學未知道如曰仁義禮智信所當脩飾又曰設誠於內
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脩飾設為其不達

大本如此 互見誨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四